

海上漱石生著
天竺我生評

如女官場

天竺我生題



社會小說
如此官場目錄

第一回 金錢元賣產捐官

任順福傾家事主

第二回 草上坡演官貽笑

蘭花院請酒餞行

第三回 辦官禮小住也是齊

奪上房大鬧連陞店

第四回 見上司奉差討魚稅

賄親隨密獻串龍珠

第五回 五面枷小展官威

一口劍大興冤獄

第六回 羨優缺請署中牟縣

保過班引見汴梁城

第七回 翠鳳樓謁相拜乾爺

金馬門派差接欽使

第八回 請開礦議挖銀坑洞

覓靠山私謁翠花宮

第九回 小盤殿交章荐賢

中牟縣捧檄到任

學生圖書館大學日新

第十回

設保甲查封金剛廟

辦升科大鬧白水灘

第十一回

劣紳私獻雙珠球

賊官冤斷一疋布

第十二回

接官眷夜過池水驛

緝私梟朝發淤泥湖

第十三回

三岔口縣宰施威

十字坡都司耀武

第十四回

丑表功馳書報捷

大保國開礦啓爭

第十五回

審李七胡亂施刑

拿康八糊塗正法

第十六回

金錢元榮陞府篆

玉堂春誤墮娼寮

第十七回

奇奇奇太守治遊

笑笑笑夫人行妬

第十八回

太守學羅章跪樓

公子效張順打院

第十九回

驅流妓玉堂春發配

賑飢民金錢元議捐

第二十回

十萬金半入私囊

九件衣又遷顯爵

第念一回

金錢元榮調華容道

任順福夜開蔡家莊

第念二回

雙盜印俠客警貪官

十道本都堂叅酷吏

第念三回

福瑞山當殿辨本

黃金臺察院鳴冤

第念四回

告御狀扳倒賊官

進蠻書要求大吏

第念五回

黃鶴樓力持國體

金錢元遣戍軍臺

第念六回

鳳凰嶺暴客除奸

鴛鴦樓貪官畢命

第念七回

金頂山鳴冤捉盜

黃鶴樓含憤棄官

第念八回

清風亭黃鶴樓題詩

蘆花蕩金頂山求乞

第念九回

探陰山黃鶴樓入夢

遊地府金錢元受刑

目錄

第三十回

逍遙津悟澈浮生

富貴圖驚醒幻夢

四

小說會

如此官場卷一

玉玲瓏館主漱石生戲筆

泉唐天虛我生蝶仙氏評

第一回 金錢元賣產捐官

任順福傾家事主

富貴圖他本是虛

加官進爵欲何如

欺心莫掌黃金印

看我連還記作書

這一首集戲名詩。乃玉玲瓏館主要做部集戲名的如此官場。故借他做一個引子的玉玲瓏館主爲甚要做這部書。爲甚要集戲名。祇因官場如戲做官的好像不是在那裏做官。却在那裏做戲。遂做出這集戲名的書來。要不做官的看了笑笑。做官的看了醒醒。得做官究竟不好像做戲一般的做去。若真像做戲一般的做。要被做書的做在書裏頭笑罵的。那就是玉玲瓏館主做這部書的本旨了。閒話休提。言歸正傳。且說光武中興以後。不記是那一個朝代。祇記天堂州置田莊地方。有一個敗落鄉紳的子弟。此人姓名叫金錢元。小字加官。父名金榜樂。是一個做八股的名家。曾經高中過第四名進士。所以置

田莊一帶的人多呼金家做四進士第。加官也曾開筆學做文章。怎奈他沒有魁星獻瑞。莫說進士考他不上。連秀才也沒有考得一個。却吃着嫖賭的無所不爲。金榜樂因讀了死書。祇曉得之乎者也。把全副精神。多用在八股上面。不曉得什麼教子法兒。見他兒子不好。氣氣悶悶的死了。幸喜在生的時候。已替加官娶了王家莊上王大娘的女子爲媳。生下一男一女。男的名金頂山。女的名金玉奴。故此金榜樂故世以後。加官尙不至無室無家。不過他父親雖會中過進士。沒做過官。家道裏有幾個錢。乃是做鄉紳詐取人家。不是七明八白來的。并且甚是有限的。怎禁得加官坐吃山空。不上二三年光景。就沒有了。起初尙靠親覓友。東借西移的度日。後來親友們因他像借荊州的一般。借了去永無還日。若再接濟於他。成了個無底洞。遂各人翻了面孔。多不肯借。加官發起急來。祇得把父親傳下的東西。像秦叔寶當銅賣馬般的。非當即賣。一日在箱子裏尋得一幅富貴圖畫。軸畫的是一株白牡丹花。甚是工緻。上題着素富貴三個大字。想起花裏頭尙有這富貴名目。做了個人。那得不想些富貴。但是要求富貴雙全。除了想法子做一個官。那有這種好日。胡恩亂想了一回。把這富貴圖拿出去。賣了幾兩銀子。暫且過度。那圖賣在同村一

個有名才子黃鶴樓家。這黃鶴樓買得之後。子細觀玩一回。暗想金榜樂是個進士出身。不料生兒不肖。不能接續書香。竟弄到這個地步。暫且不在話下。再說金錢元把富貴圖賣去之後。不上數日。銀又完了。又在畫箱裏翻出一幅畫來要賣。展開一看。好幅白描人物。畫的是加官進爵圖。金錢元歎口氣道。我小名喚做加官。原因此畫而起。猶記得父母生我那天。得了這畫。故就把我呼做加官。如今三十多歲的人了。加官進爵這句口讖。自己估量自己。那有這天官賜福。豈不慚愧。後來又想大丈夫祇要時來運轉。將來遇龍封官。也不真正是甚難事。何況國家近來捐例大開。功名不考。好去捐的。何不索性把家業一齊賣掉。捐一個官。弄得好財源輻輳。名利雙全。也是有的。就是弄得不好。終算我金錢元也曾做過官了。比着坐在家裏。拾柴潑粥的。究竟好些。想罷一番。將畫藏好。竟把這個主意。說與王氏得知。王氏道。夫榮妻貴。倘有這種好日。不枉嫁你一塲。豈不甚好。遂決計把金榜樂遺下來的一所住宅。並字畫古玩一切。檢點一回。開了篇帳。托人尋覓主顧。這住宅不甚值錢。古玩裏有塊寶玉。叫通天犀。顏色殷紅。白天看了。不甚出奇。一到晚上。光燄燭天。放在暗室裏頭。光明如晝。真是一件至寶。價值連城。乃金榜樂中了進士。在一個。

暴富人。家騙取來的。說這塊玉乃帝王殉葬之物。必是被盜王汝的偷盜出來。藏在。家裏。偷。或有人告發吃罪不小。那富戶聽得慌了。將玉送至金家。如今却做了金錢元捐官的。本錢賣與三門街張古董足得了一千銀子。住房却祇賣得五百兩。連中費在內。是一個俞家莊上人俞姓買的。其餘字畫一切也賣了五百兩上下。金錢元有了這二千兩左右紋銀。鑽頭寬縫的便想捐官。逢人必問捐什麼官最好。旁人與他說笑。多道捐例是一定的。外官府道爲止。京官郎中爲止。你要捐個實缺。這點子錢不夠。還是捐個京班戲中打麪紅裏的。四老爺。最妙。這却儘够的了。金錢元聽衆人雖是笑談。却也有些意思。遂決意想捐個縣丞。或是典史。又聽人說縣丞得了保舉。一保就是一個知縣。堂堂七品官。何等威光。祇要拍拍上司的馬屁。將來何難有此。一日即看親戚中有個現做淮安府知府的榮三貴。他何嘗不是捐了一個縣丞。到省得法起來的人。如今官星透露。做了知府。人多說他還有做道臺。做三大憲。并喜封侯的日子。在後哩。若照這樣算來。捐縣丞真是捐得當下因寫了一封書信。寄到淮安府去。問榮三貴當日捐縣丞的時候。共花了多少銀子。怎樣到省當差。怎樣過班。怎樣得缺。怎樣保陞。等他回信到時。便好定心辦事。那裏

曉得這封信寄在半路之上。因水淹泗洲。寄信的不能走了。沒有送到。金錢元等了一個多月。不見回書。心中好不焦悶。後又想起一個人來。此人乃紹興府會稽城人氏。名字叫宋錦詩。世代習幕。爲人足智多謀。因他錦詩二字。與軍師兩字。聲音彷彿相同。人人多稱他做宋軍師。宋師爺。當初隨了天堂州本州太爺。來到天堂。後來州太爺調任去了。本要帶着同去。宋錦詩因他調的是保安州。苦缺沒甚意思。故此不願。遂在天堂州暫住。心想另覓個衣食主人。金錢元因是本地的破落鄉紳。衙門裏到處有些認識。與宋錦詩見過幾面。這日想起他來。知他住在太平橋墘下。親自前去拜訪。宋錦詩接見之下。寒暄已畢。動問金錢元有何事故。敢勞枉顧。金錢元把心想捐官的事。與他說知。並問可知共要多少銀子。老兄甚是精明。故此特來請教。宋錦詩暗想自從沒有館地。在天堂州住了半年多了。金錢元這一個人。是天堂州有些小聲名的。爲人甚是狡猾。這種人怕他不想做官。若想做起官來。拿得定有些指望。何不幫着他把此事辦成。將來跟着出去新做官的。東家比做過官的。究竟容易做事好歹。終能够攬幾個錢。祇是他不到二千銀子。捐個縣丞。要想到任。尙還勉強。并且班子太小。幹不得事。這便怎樣。他忽然想起一個帶肚子的人。

來此人名字喚任順福。曾在天堂州做過門口二爺。也因保安州沒有出息。不肯跟着主人。同去手裏頭。却足足攬有三四千兩銀子。一大半在天堂州地面上刮取來的。現在帶着家眷。住在五家坡前面。這事何不請他前來商議。他與金錢元諒也認得。偷能幫助一臂之力。祇要功名到手。任順福也有一本萬利可圖。却是一個絕妙機會。因笑嘻嘻的答道。錢翁可是想捐官麼。捐了一個縣丞。出去不能幹事。何不捐個知縣。做做金錢元道。不怕錦翁笑話。先嚴下世之後。沒甚家產。典賣盡了。捐個縣丞。尚怕不夠。那裏敢想知縣。宋錦詩道。話雖如此。若然老哥真要捐官。銀子不夠。做兄弟情願荐諸葛一般的荐一個人。助你辦事。不知可好。金錢元道。錦翁有甚麼人。幫我辦得此事。難道他肯墊銀子麼。宋錦詩道。自然肯墊銀子。不過老哥做了官時。他也得於中取事。金錢元大喜道。這個自然。何況是他。尚求老兄指教一切最妙。但不知此人是誰。現在何處。宋錦詩道。說起這人。諒來認得。就是前任天堂州敝堂翁的門口任順福。現住五家坡前。見過沒有。金錢元道。任順福麼。兄弟也曾見過幾次。這人狠是能幹。原來他也住在本州。沒隨州太爺保安州去。宋錦詩道。保安州是個著名苦缺。敝堂翁調到那邊。出於無奈。旁人那個肯去。所以他也住

在這裏金錢元道既承足下美意。明日還是我到他家裏頭去。還是托你寄信轉言。宋錦詩道。此事他若然真肯帮你。將來你做了官。暗裏頭雖然天秤十六兩。無分輕重。明裏頭却有個主僕之分。你去有些不便。就是我寄信轉言。日後也要同衙吃飯。不免旁觀不雅。這麼樣罷。等我馬上請他到這裏來。結一個馬上緣。大家商議辦法。他到我家裏頭來。是不要緊的。金錢元道如此最妙。宋錦詩遂差個黠僕叫他快到五家坡去。請任大爺立刻就來。說有要事商議。那黠僕去不多時。同了一個人來。三十多歲年紀。因是炎天。身上穿一件白羅衫兒。足登百萬齋新購涼鞋。手中拿着一柄芭蕉扇子。搖搖擺擺。走上中堂。初看時不像是個低三下四的人。直至走到堂上。向宋錦詩含糊的叫了一聲師爺。又與金錢元點了點頭。一屁股在交椅上坐了。下去。反是宋錦詩把些敷衍話兒。先與他敷衍一回。漸漸談到金錢元捐官這節。說要請你前來商議。不知你可肯學古人中的俠義。結交助他一臂之力。任順福聽罷答道。可是這位要捐官麼。我們曾在什麼地方會過。怎的想他不起。金錢元道。貴居停在任上的時候。衙門裏到過數次。故而相識。近來真是疎闊久了。難怪想不起來。任順福道。貴公館在甚麼地方。宋錦詩代答道。他是這裏置田莊。

四進士第金進士金鄉紳的少爺。並不是外路人。任順福道。原來是金鄉紳家的少爺。果然不時有些事情。到衙門裏求托本官來的。怪不得十分面善。如此說來。倒失敬了。金錢元道聲好說。一眼望着宋錦詩。要他竭力在任順福面前說動幾句。宋錦詩心中會意。把金錢元如何精明。如何幹練。若然捐了個官。看來日後必能得法的話。與他說知。又附着他的耳朵。講了一回。任順福把頭連點幾點。又連連的搖幾搖手。開口說道。捐縣丞幹不來事。宋師爺的見識不差。捐知縣夠不上錢。我幫了他。尚怕有些不足。這便怎樣。宋錦詩道。你能帮他多少銀子。任順福道。至多三四千兩。我的力量。你曉得的。宋錦詩道。五六千捐個知縣。到任够了。任順福道。捐了官。不要先到省裏頭。當一二年。的差麼。他內裏。又有甚麼照應的人。要想拿到那顆黃金印兒。一時怎的能夠。這一二年的開消。到那裏借東風去。宋錦詩道。據你這麼樣說。難道罷了不成。任順福躊躇半晌道。我倒有個注意在此。一准花幾百兩銀子。先捐一個縣丞。等到捐照來了。我與他兩下起個雙搖會兒。多少弄幾百兩銀子。當做盤費。到省裏頭走他一次。他有多少家計。我有多少家計。大家一齊帶着。到省後。揀幾個要緊人兒。辦些金銀古玩。送禮孝敬。偷然官星透露。立刻得差得缺。

就是縣丞做他一年半載。看這省裏那一個知縣缺好慢慢設法捐陞。或是求個保舉。那倒是萬無一失的事。這五六千銀子也一定夠了。不知你二人意下如何。金錢元聽罷。深一揖道。順福兄的高見極是。倘能當真替我金錢元這樣幫忙。那是我三世修來的。好朋友了。任順福道。我還有句話要問你。你老封翁中過進士。那省裏可有甚麼靠得住些的同年故舊。可就報捐那一省去朝裏頭。可有甚麼老師。你也可以拜求他照應些兒。金錢元道。京裏的老師。去世的。去世的多。告老的多。告老了。同年裏河南省有個道台叫李海屋。現在那裏做馬陵道。與先嚴最有交情。宋錦詩道。那就好了。下河南去。正好辦事。又有李海屋在省。儘好聽了兄弟的話。竟在河南捐個縣丞。必有後望。金錢元連聲稱是。三個人說得投機。金錢元因捐官一切。自己弄不甚來。索性把此事托與二人。等二人答應下了。方纔各散。到了明日。送銀子到宋錦詩家裏頭去。仍舊請任順福過來。要三個人結個盟中義兒。拜做弟兄。任順福道。弟兄是不能拜的。我們祇要暗裏頭同心做事。面子上將來我免不得還要呼你一聲老爺。你儘管裝做老爺模樣。這帶肚子的事情。不可被人瞧了出來。宋錦詩道。照吓。祇要你得了富貴。記得本來。我們三個人不至因甚事情。三雄絕義。

那就是了。弟兄何須結拜。金錢元始息了這個念頭。當下把銀子交與二人。共祇一千八百兩庫平。宋錦詩道。這銀子順福收罷。倘然不够。你好去貼。任順福道。倘然祇捐個分省縣丞。五六百兩庫平够了。若要加上大花樣兒。馬上到省。馬上得缺。祇怕須要二千兩銀子左右方可。宋錦詩道。你想替他到那裏報捐。任順福道。海防新例便宜些兒。并且很靠得住。去年春季裏頭。我替個人。花一萬多兩銀子。捐了個大花樣。遇缺先的知縣。他接了印過新年的。現在那裏做鄆鄆縣。好不榮耀。金錢元道。諸事我多拜托着你二位。憑你二位該甚樣辦。甚樣去辦。就是順福兄將來共墊多少銀子。交帳照算。錦翁做個中人。倘我日後忘恩負義。分明是人不如狗。二人聞言。齊齊的道聲言重。由任順福將銀收下。叫跟來的三爺小顯帶回。且等明後日到捐局裏去上兌。金錢元說聲費心。又與二人談些官場則例。宋錦詩說。做州縣官。靠的是巴結上司。牢籠紳宦。祇要有這兩種手段。做了一年半載。那有不加官陞賞的道理。若說刑名錢穀各種案件。錢穀是容易懂的。刑名祇要把刑律改良看看。畧知大概。遇有審頭驗屍等事。臨時將洗冤錄翻閱翻閱。當堂說幾句書上的話。那怕凶手屍親不服。倘然並不是甚血案相驗時。最好說他無傷。免得將來解司。

解府三堂會審的許多周折。并且說不定凶手那邊還好打句話兒。這就是做州縣的。揀訣了你須牢牢記着。任順福道。若講官場的禮節。繁文最多。一時那能說得盡他。將來你到省時。必須先像送親演禮般的演習。一回方得臨期無誤。不然花了許多本錢。有甚失儀之處。經不得上官瞧不起。你停差停委的鬧出事來。那還好麼。宋錦詩道。順福說得極是。雖然你老太爺是個進士。你也曾與官場往來。究竟並不是上司下屬。甚是客氣。若照平日那副見官樣兒。見了上司。怕不要碰個朝金頂子。那倒不是頑的。必得先期演習。演習纔是任順福道。這麼樣罷。明天我去替他報捐。報了捐先有實收。實收到手。便是官了。要等部照咨文。必定尙有三個月耽閣。宋師爺的屋後。不有一個草上坡麼。那坡下無人來往。且有一所風波亭。我們何不把這座亭子。當做官廳。後天爲始。每日在此盡心學習。免致臨時失措。豈不甚好。宋錦詩點首道。宦海風波。果然正好在風波亭上。演習官樣。這幾日我也奉陪前去。好得那草上坡是個土崗。並無行人來往。瞧見金錢元道。如此最妙。但不知演習之時。可要帶公服到來穿戴。任順福道。怎麼不要第一是一頂大帽。戴不慣他。好像一座太行山壓在頭上。一般的重。第二是一雙靴子。穿不服他。好像走上滑油山。

一般的寸步難移。就是腰間那條帶子束不慣的，也像綁子上驢般的束縛。難過衣上兩隻袖子沒不慣的，也像孫悟空在陷空山內有許多抓爬不得的苦處。還有胸前那串朝珠掛不來的，最容易把珠線斷落散做一個滿堂紅兒。你須一一備齊帶來。每日裏演習熟了，有多少便宜在後方曉得。我任順福赤心爲主的好處呢。金錢元諾諾連聲起身告別。宋錦詩任順福送至門口方回。錦詩留順福在家便飯。順便與他講些生財之道。任順福說：我看金錢元雖然爲人了，得到底我們熟能生巧。若要在他的面前大掉槍花，究還容易將來有利均沾，便是宋錦詩道：我也爲他串的是新八齣兒，纔敢保舉着你。倘是老子八齣的脚色，也決不來勞動你了。二人飯後閒談一回，任順福也起身別去。等到明日一早親自到捐局裏去替金錢元捐官，有分教：

希榮有路喜今朝，初跳加官。

造孽無邊看他日，孰除三害。

欲知任順福替金錢元捐官以後怎樣情形，請看下回分解。

天虛我生評曰

諺有之云：飽煖思淫慾，饑寒起盜心。金錢元所處之境，幾不免於饑寒，乃不起盜心而